

麥與兵隊

火野葦平著
哲非譯

來與保

卷之四

麥 與 兵 隊

火 野 葦 平 著
哲 非 譯

雜 誌 社 發 行

一 九 三 八

前言之一

譯者的話

『麥與兵隊』的作者火野葦平，真名玉井勝則，是日軍中的一個步兵伍長，服務於日軍報道部。關於此人本來的身分履歷，譯者無從查考，僅知目前已升為曹長（營長）。本書和石川達三著的『未死的兵』，雖同係寫的日軍在華作戰的情形，立場却截然不同。在『未死的兵』中，作者是站在人道的立場上輕描淡寫地暴露了日軍的怎樣殘酷，並且暗示出這種殘酷的原由，作者的筆調感傷氣氛異常濃厚，因此在有損軍威的罪名下終於一度琅瑤入獄。（因綏和關係現又來華任『中央公論』特派員）『麥與兵隊』的作者却不然，他是被認為『皇軍』中的典型人物的，在思想的深度上，他遠不如石川達三，他對於戰爭及於人性的影響並無深究，對於日軍的種種行為，當然無意暴露，然而在某種程度內，他還能客觀地記載事實，而這也就是我們譯這篇文章的動機。我們固希望日本的從軍人員中有千百個石川達三來暴露他們自己，從而有所覺悟。但在現狀下這畢竟是很少可能的，所以我們只得就其次覓取一些相當客觀的東西，我們相信只要讀者具有幾分正確的眼光，他自能從中看出些甚麼來。再者因為本書是一種動的紀錄——行軍的日記，它定能供給一些有益於我們抗戰的認識，文筆也還相當生動，有時或不免太瑣屑一些，這恐怕作者並不是一個有十分文學素養的作家。但大體上仍無損於我們的瞭解。凡涉及詆毀和誇張之處，則均行刪去。

哲非 九月一日

前言之二

作者的話

這篇『參與兵隊』是徐州大戰時我在某部隊中當情報員時的日記。我於去年×月×日爲了此次中國事變奉召出征。十一月五日在杭州北沙敵前上陸，自從那時初次渡過了狙擊着我們的鎗林彈雨起，曾經歷過好幾次的激戰，好幾次的出入於生死之巷，幸而不可思議的現在尚留着一命，仍舊置身在戰場之中。我在戰場的熱鬧中不絕地經驗着難以形之語言的經歷，在這壯大的戰爭觀念中，一切不知不覺地都變成盲目的了。縱使將來有一天我可以把這種事實形之於文學，也非得在腳踏故土，離開戰場之後，靜靜的回顧既往，加以整理不可。現在則我對於這種偉大的現實，一些也找不出適切的語言。我相信搜索出能適切描寫戰爭的真話，是我今後一生中最有價值的事實。不過現在由於種種的原因，對於戰爭也不想說甚麼，但另一方面則認爲將一個置身於戰場的士兵的直接經驗紀錄下來也，許不是全無意義，所以就毅然的事實記載下了。再則身在戰場的一個士兵的我是說不定幾時會戰死或遭不測的，本篇是我從自己一隊曾參加戰鬥的杭州灣敵前上陸起，經嘉善、嘉興、湖州、廣德、蕪湖而入南京，再折南下，十二月二十六日入杭州城爲止的戰鬥記。作第一章杭州入城後迄四月底爲止，在悅人的西子湖畔任警備時期的駐紮記。當作第二章，將奉命調到軍報這部後，立即奉命參加徐州會戰的從軍記。作第三章，這是因爲我從各個個別角度置身戰場的緣故。其中徐州會戰的從軍日記，是一個兵士的戰場紀錄，是一本稱得上『我的戰記』一書之三部曲中的最後一章。但因某種原因，決定將最後部分先行發表了。唯本文和徐州戰的全部戰況及作戰並無關係，僅是將我從軍中每日所寫的日記清理一過的東西罷了。固然不好算是小說。

火野葦平 六月十九日



火野葦平

五月四日

天氣晴朗。

出發武裝準備完畢，即到馬淵中佐的屋子去。班長一見我進去，就將致高橋少佐的信和有關任務的訓令書寫好，並再三指示我蚌埠情報部的現狀，和前線情報部的部署，之後，就命臨時雇來的侍女拿酒來，說是給我提一提精神。打開麥酒給我倒了一杯，我拿起杯子，一壁慎重其事的嘗味着溢起的泡沫，一壁對於馬淵班長所表示的無限的深刻理解心，很是感觸，因而不覺感到自己肩膀上似乎加上了一付重担子。我取了一個立正的姿勢行一敬禮，就開門出去，但他立即說：『你沒有帶手槍啊，就拿我的去吧。』隨即將莫塞爾的十發手槍給了我。

經過北四川路，通過一片粉碎淒涼的閘北，就到了北火車站。鐵路左近，有陸戰隊的步哨站着。上了火車，人已軋滿，全是軍人，將校佔了大半。上午九時開車，上海的街逐漸遠了。天很熱，即使打開着窗，但恒人的熱風，反使人更感一層暑意。疲倦得很想睡，但因為車中塞得像香腸似的一無辦法，縱使睡了下來，也是到處碰着頭罷了。在蘇州買了一瓶汽水喝。喝進喉嚨覺得非常舒服。許多中國人在賣山寺的石印本，口都不開，只將字幅默默在窗口打開。從蘇州起，沿鐵路兩旁都是些繁茂的楊柳樹，水田裏有許多中國孩子在洗澡。火車走近時，就張着手連聲叫香烟香烟。意思就是要我們把自己吸的

喇叭送他們。到常州車站，看見對過月台上到着一列貨車，上面滿擠着中國人。因為是沒有蓬蓋的車子，所以有的撐着油紙傘，有的戴着笠帽，其中還雜有一個剪髮的漂亮姑娘。有日本兵在分派水和飯團，大概是到上海去的難民。嘴裏不停的嚕哤着，做出爲難的表情，但日本兵一走近，馬上做出笑臉，一走過後，又復突然換了一種表情，不知在嚕哤些甚麼，其中有個好管閒事的光頭在發號施令。車一出龍潭，右手見有輪船走着，心想是揚子江了，只見那邊丘陵凹處一綫黃色的濁流，一艘驅逐艦冒着白浪馳過，再看左手，是天文臺所在的紫金山和綿延蜿蜒的南京城牆。午後四點半到了南京站，向步哨問了路，就朝城門方面走去。上空有十架飛機在飛着，天氣是灼人的熱，兩旁只見全是廢墟，不過路倒是很好的。在轉角上，一個同車來的海軍似的人物，在和中國的賣鵝孩子辦交涉。沿堤有一百隻光景的鵝伸長頸子在叫着。孩子追上去的時候，百來頭鵝就一齊伸長頸子發出奇妙的聲音，孩子就將一頭的頸子拉了出來甩一下。受了五角銀圓，就連聲『好好』的說着，一面孔管他媽的表情，迅速把鵝驅到野裏去了。我就在那邊搭上一輛黃包車。至挹江門前，見有陣亡戰士的白木塔在，就下車行了敬禮。那塊一丈長餘的碑正面，是『皇軍戰死病沒英靈菩提』。橫裏書有『如日月光明能除諸幽隕』。昭和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村岡部隊建設，身延山雲洞書等字樣。兩首相對供着花，中間柱着香烟，雖不曉得情報部在那裏，但自挹江起是一條筆直的大道，走過陸戰隊、軍政部、最高法院、鼓樓公園一直到東和劇場，右角上就見『軍報道部』的牌子。

見了米花少佐，就說『歡迎歡迎，請舒服休息一下吧。』於是再去找一個叫松田的人，將出發時內勤班坂田君托帶來的日本刀交給了他。他馬上就拔出來揮舞一下，說『這樣就可以砍了。』一談之下，就曉得松田原一是小倉出身，兩人在中學曾同過學，就不禁令人撫然了。明天幸是一起動身到前綫，洗了個浴就進屋子睡了。蚊蟲集來叮我。

五月五日

『你沒有帶防毒面具？這次敵人是拚着命在幹，你一定得帶去。』出發時米花少佐這樣說，並借了一副防毒面具給我。同路的有高谷，情報部寫真班的梅本，新申報的松森，汽車上午八時出發。後來曉得松森也是小倉半國中學出身，在戰地而且同在情報部中，曾踏小倉之土的竟有三人，真是值得欣喜。車到下關船埠取得了渡江證，就從棧橋上船。是一條爲油污染得墨黑的小馬達機船，上面滿是些衣服襤褸的中國苦力，人一動，小船就左右前後的亂幌。我們一上去船就開了。水仍舊是昨日看見的長江黃色渦流。或無辜說是紅色的水，一片淒涼的水。停着的船身爲水浪打得濺濺作聲。單看水面就好像停着的船以相當的速度在航駛着。對岸可以直望，一見不過是泥河般的這條長江，竟滔滔流過三千二百哩的大陸，迄一千五百哩至上游，還可航駛巨船，真是大到嚇人。Tacoma丸、菱丸等名字的汽船，在江上岸邊停着十來艘。沿南京岸壁停着一艘軍旗翻飛的軍艦，江中浮着一條驅逐艦。不久

我們就到了對岸的碼頭，浦口的車站盡情的破壞了，到處都是炸彈孔和彈疤。月台上停着兩列貨車，都是滿載着輪往前綫的糧食以及幾十輛運貨汽車和乘用汽車。兵士們正驅使着中國的苦力忙碌着。高谷君去雇了十名苦力來，命他們把堆在月台上的中國米袋裝上車去。但因為沒有地位了，就裝在載有情報部汽車兩輛的無蓋貨車周圍，裏面都是預備散給對方陣地的傳單。我們坐了情報部的汽車。將近開車時，開到前綫去的部隊就絡繹集中到車站來了。各各上了空軍，行李很多，兵士的座位似乎太少了，大家擠在伸縮不自由的地方。我們汽車週圍也坐了不少兵士，他們似乎從炎熱的路上趕來的，滿身都是汗，軍服都濕透了。上午十點五十分開車。

我乘的一輛是佐伯少佐用的且拉布萊恩式的軍用車，此外還有一個名字甚為漂亮的汽車手花咲浮藏君。坐墊極軟，所以很感舒服。周圍都是曬在旺太陽下的兵士，看他們不舒服的擠在狹隘的地方，心中甚感不安，但因汽車中也滿是貨物，所以不安雖感不安，也只好忍着了。兵士們有的在帽子上蒙着手巾，有的手帕。大陸上五月的陽光，射下來的熱氣着實窘人，飛吹來的風都是蒸熱的，有二三名兵竟鑽到了汽車底下來，說這裏是特等席。這一系列軍用車上的兵士，大概是屬於不少部隊的。問訊之下，曉得在我們這節貨車上的，是伊豫松山的部隊。我的父親就是伊豫出身，自己也曾去過四國好幾次，所以對這名字很有些懷戀。車行很慢，到蚌埠要十二小時，感到有些無聊，兩旁盡是一望無際的麥田，不很看見有水田，也並沒有甚麼高山，有時唯見有丘陵河溝而已，不久就連丘陵、水田、河溝都少

見了，光是一片坦然的麥田。鐵路兩旁楊柳和荊棘花樹相間成行，繁密得令人有處身於墜道之感。這很使心中爲之爽然。兩側一望無際的青青麥田，漫無止境的延續開去，茫茫原野只偶見有幾處人去樓空的殘垣敗壁的部落而已。但時時可看見瞭望台般的堡壘，在槍眼左近有成羣的鳥啣着甚麼東西來往飛着，似乎在上面築着巢。麥田裏有時有白鷺飛來追逐火車飛着，但不見半個人影。僅僅偶見有警備隊的粗陋小屋，上面插着日旗，有日本兵在裏面。這也不能算是家屋，只是用相巧的木板、木柱、洋鉛皮等湊攏來急造成的臨時小屋。小屋的周圍築有沙土防壘，預防敵人襲擊。中間有廚房，有罐箱改成的浴池。……我們從汽車上一揮手或帽子，對面也在揮着手，警備小屋中忽然伸出了一張滿面鬍子的面孔，大聲叫喊，不知所云地大喊着『拜託您們啦。』因爲火車走得慢，兩邊就問起部隊的番號和報告起近況來了。『香烟有嗎，給嗎？』的大叫着。火車上匆匆的丟了不少去。麥田像藍海般仍舊無邊無際的繼續着。我在杭州的時候，從各方面得到內地的消息，說戰後國民的緊張情緒，已遠不如事變勃發之初緊張了。這在比較平穩的杭州時，我認爲是大國民的驕傲態度的，雖然憤怒，也還加以原諒。小小島國的日本在這樣空前的大戰中，竟這樣的滿不在意，誠有些不可思議。但自戰場回去的人，在這種輕鬆的空氣中感到喜悅，恐怕也是真的。但現在在這荒涼的戰場中經過，感懷所觸，胸中不禁又對這輩輕薄的國民感到憤怒了。正在本然無感地望着馳去的楊柳和荊棘花樹；突然花咲君在旁說道：『真是詩意啊，好像牧逸馬的小說呢。』我喫驚地望着花咲君，這位詩人的汽車手面孔上汎

現着恍惚的表情，『啊啊，千古的夢憶哪，』他那樣喃喃的感嘆着。『真好地方，我住在長崎縣的五島，要是把那邊附近五十家家族移到這裏來做個移民村，真多好啊！中國真大，看了這樣的風景，日本真是不堪了。』他這樣反覆的說着。『可是這輩傢伙來了沒有魚吃，那就糟了。』他又困惑似的說。花咲君非常好講開心話：浦口乘車時的情景啦，過外白渡橋蘇州河上上海租界來啦，在汽車賣業中佔有勢力的上海白相人啦，有卅塊錢就肯殺人的流氓啦，以及其他許多趣話；十二小時的長長車行，由於有這位詩意的車手在，非常縮短了。在東葛鎮站的屋上，有瞭望兵用望遠鏡向山的方角望着，可見津浦沿綫還有不少散兵出沒着，列車也充分準備應付隨時的襲擊。自滁縣站起，警備兵就趁上了和四輛裝甲車連結的無蓋貨車押道先走。在滁縣那些身材像熊襲人（種族名——譯者）似的滿面鬍子的警備兵，一壁用着中國人用的長烟管抽着烟，一邊談着誘鼠戰術的話。所謂誘鼠戰術，就是用姑娘作餌，來騙出中國的散兵，但清除散兵的工作却很不利。『可是編制誘鼠戰術，那才是一件有趣的騙術呢，哈哈！』士兵們粗暴的笑談着。在嘉山縣站有開水招待，兵士都拿着水筒下去。車上的兵開始睡了，但是因為沒有車廂的台車，想舒舒服服的睡下去是不可能的，大家只好把腿伸在外面，互相靠緊着身子睡。樣子嘈雜得很，一見很危險，但却也不輕易跌下去。上面飛過四架飛機，似乎是到徐州轟炸去的，帶着重重的炸彈飛着。『丟了炸彈飛回來時，不知要快多少呢！』士兵們在那樣的談論着。車子到了一座光禿禿的長鐵橋，大概是促忽間修理過的，有幾條大鐵鍊吊着，橋身相當高，下面

發出濁流的流水聲音，上面立着一塊五杆速度的木牌，車聲格輪格輪噓咧噓咧的叫人不很好受。自石山門起，平均速力爲十杆。隨着太陽西沉，天空的景像也在變了，過臨淮關的時候，開始下起雨來。在時歇時下之間，天已黑了。由於燈火統制的關係，香烟也不能抽，黑暗的火車在黑暗中驅馳着。要是快速力，倒也不去管它，可是格輪格輪慢慢騰騰地走着機械的慢性，總覺得使人萬分無聊。白天神氣活現高談闊論的士兵們，現在聲息全無了，我也想睡了。可是誰在低聲唱『勝利勇敢』歌，一人唱，大家好像等着似的急急和歌而起，聲音也慢慢高了，末了有擊膝的，有拍傳單袋的，有踏腳的，大家開始合唱起來。

不意往窗外看，只見森森海原似的一片東西，在夜色之中浮現着一縷水平縷，有時經過的邱陵蜿蜒猶如波濤，甚麼光都不見。士兵的歌聲從『露營歌』轉變到『寄上海』『愛國進行曲』及『戰友』我發覺自己不知不覺也和着兵士們在唱時，就憂聲而止，而認爲自己的感傷是可笑的，然而唯其是反省到這種切實的感傷，才是可笑的感傷吧——自己不禁這樣想着。

前面看見了在前綫難得看到的電燈閃光了，在雨勢逐漸加緊之中，車子終於到了蚌埠站。看見月台上有許多士兵在。火車上的士兵也下了車，點過了名後，就從更急激的大雨中出發了。有人在問情報部在甚麼地方。岡田君來了，裝貨汽車也來到月台上。

大家相幫把貨車上幾十袋傳單搬下來，再裝上運貨汽車，立刻運往飛機場。雨傾瀉般落着。一輛

裝不下，但決定先送一車去。從堆滿着枕木的火車上將汽車運到月台。一看車站的鐘是九點〇四分。車站中很見嘈雜忙碌。這時剛才去的場車回來了，將餘下的裝上後，就出發到軍事情報部去，雨益發下得急了。

情報部是一所高大很明朗的二層樓房子，似乎還沒有布置妥帖，樓下亂糟糟的像所空房子。事務所在樓上。當夜就需將傳單交給各飛機隊和各部隊，在離本部四五家門面的一家酒鋪子似的所在，就是存貯傳單的倉庫，將種類分別加以整理好。一會木村大佐、佐伯少佐和出淵大尉來了。『辛苦了，』木村大佐說。『飯準備好了，去吃吧，恐怕肚子早已餓了，』木村大佐這樣一說，我就到本部食堂去吃飯，可是蒼蠅多得討厭，成羣墨黑的。飯吃畢，又去整理傳單的時候，木村大佐又來了，說『洗澡去吧，特別託特務機關那邊煮的水，出了一身汗吧。』告了一個段落之後，就回到情報部，從雨中奔到特務機關去洗澡了。異常舒服。洗好澡又被招去喝熱茶，茶味十分出色，因而喝了很多。據特務機關的人員告訴我，這裏附近的水不很好，含有鐵質，常吃了害胆石病的人很多，所以這裏雖不是大都會，却設有胆石病的專門醫院。怪不得剛才洗澡時肥皂很不易溶解，心想有甚麼礦石成分在，大概就因為這緣故。於是就謝了告辭回來。這時雷鳴交加雨勢更見豪激。時輟時續間電閃發出亞爾質似的青光，接着頭上就轟轟的起了雷聲。『辛苦了吧，請喝一杯。』佐伯少佐打開麥酒說。『明天西伊勢吉運轉手將駕車至高橋少佐那邊去，我也想一起去。』我這樣向木村部長一說，他就說『明天秩父宮要來蚌

埠，你或在這裏的好，但前綫在推進中，要是離遠了，追去恐怕趕不上，那麼還是上高橋少佐那邊去吧，說不定那邊還有甚麼希望。」這樣很理解的說中了自己心裏想說的話，一刻已不得早上前綫，所以決定明日趁汽車追上高橋少佐。

電光閃閃，雷聲轟轟，雨勢一直沒停。

五月六日

天一亮天氣轉晴了，隔夜因為傳單還沒有整理完畢，所以託出淵大尉五點鐘喚醒，但他說他自己起來後，我尚睡著，所以不忍喚醒我。於是我立刻跑到倉庫把傳單整理好，將預備拿到前綫去的部分堆積在高橋少佐的汽車中，高橋少佐的所在地，汽車手西君曉得，我就告別了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，從八時出發。出了市郊，土地異常凹凸不平，在低處都積有泥水，是條阡隍的赭土大道。路是很糟，西君却說能走到那裏算那裏。剛才見的青天，忽然又曇雲密集起來，不久又滴落的落起來了。到淮河時，看見松井部隊架設的大鐵橋，這是在鐵船上而架木板而成的東西。右手原有的津浦鐵橋，從中折成兩段落落在河中。水是黃色的。車子一近鐵橋，就有工兵跑來囑付緩行。過了鐵橋，就在泥濘的路中走着，所經過的只是僅剩些殘垣頻立的小村莊。車至麥田時，西君說今天到底完了，『還是回去吧，』他說。由於下雨的緣故，道路已化成一片泥濘，車輪徒然轉着，車身却往泥中直陷。『車子脫綫了呢，要是

游擊隊甚麼出來，那才正好了，昨天也曾出現過兩名游擊隊。」他說。於是將車開回去。雨這時下大了，來到剛才那條鐵橋前，車子竟向路的斜傾處滑去，停着不動了。搬稻草，煉煉瓦，任你怎樣，車輪光是空轉，不肯進一步。西君脫掉鞋子，光着足跳進路傍的水潭。『真是了不得，要不快些乖乖的就不興啊！』

五月七日

中國的孩子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隻掛鐘，一壁噹噹的玩着，一壁在街上奔跑。路旁邊有五六個孩子在賭銅錢，手法很靈巧地轉弄着三顆骰子。梅本君告訴我，擲出四五六者贏，出同數次之，一二三就算是輸。骰子的顏色已看不甚清楚，他們睜着眼睛嘩啦啦嘩啦啦的叫着，用磨光的鐵片似的銅錢在賭着。十歲光景的孩子賭錢，在杭州、上海、南京也每天都能見到，雖然賭法各處有不同。

松森君因為要去南京繼續取傳單，十一點鐘趁飛機去，自己就托他帶了幾封信去。因為時間來不及了，僅寫了一封給父親，一封給小倉劉寒吉的信；在給父親的信中，是說此後就要上前方去作徐州的最後大決戰了，好久來雖出入於槍林彈雨之中，但中國人的槍彈決計不會中到我身上來，所以請放心好了；至於寫給寒吉的信中，曾寫了這樣一句歌：

「於此生之休矣今已覺悟，河童之道燦然哉。」

過去在決定杭州敵前上陸的前夜，只許寫極簡單的信，僅寫『终于在敵前上陸了。』至於中國

人的槍彈不會打中等話，當時無論如何也寫不來，這時切實的悲壯性，和目前自己上戰綫的心理，很是不同。這次的從軍，雖說不定也會戰死，但對於目前自己所寫的話，總覺得有幾分修飾性，於是把給塞吉的歌取消了，把它改寫在自己從軍日記的首頁上。因為我想如果自己在戰死之後別人並不能發見這歌，那麼這種修飾就毫無意義。（所謂河童，因為自己是愛好河童故事的，曾收集了關於河童的種種東西，有時又畫河童的畫，因此親戚朋友就常這樣稱呼我。）

同高谷和梅本兩人上街上去散了一會步，走了不遠，就看見前面牆壁上用瀝青寫的『辦理兵役保甲民衆須知』

一，凡中華民國之男子均有服兵役之義務；

二，兵役分國民兵役和常備兵役兩種；

三，男子年滿十八歲就要服國民兵役，經身體檢查合格後，就要服常備兵役。以下十三條，條條都是關於徵兵的嚴肅佈告。過街就進了難民區，那裏有步哨站崗着，沒有本部許可證的人，就不許進去。這是一條沒有甚麼中國大人家的街，一個日兵也不見。只見許多中國人，店鋪都開了。景象的悠閒竟令人不信這是戰地。在一家人家的門上，粘有蚌埠難民復業指導委員會的字樣。過去五六家，是商團組的辦事處，袖口繫有商團腕章，穿黃色海軍服似的警察樣人物，一看見我們就飄然袖子一翻，行着個不三不四的敬禮。我們走進一所叫東亞博愛醫院的醫院去看看，因為今日不是開診日，裏面靜靜

的誰都不在，往左首有格子窗的房間中探首一看，見一個眼睛突出面色蒼白的病婦睡着，裏面走出一個服侍的老太婆來，看見我們就裝出笑嘻嘻的樣子。睡着的女人也馬上跟着在突出的眼珠中露出一副羞澀的神情，歪曲着無力的嘴唇嘻嘻笑了。無論在甚麼時候，甚麼地方，中國人一看見日本兵，就會照例做出這種笑意來。……在圍有磚牆，上面交懸着太陽旗和五色旗的廣場大門上，粘着一張用紅紙寫的『蚌埠附近鄉村代表合組辦事處成立大會』的紙條。走進去一看，只見到處放着菜籠在賣青菜和雞蛋。一個老太婆面前放着一隻一尺直徑的菜籠，放滿着麵、葱和豆，問她付了多少錢，她說一百錢。高谷君不禁感嘆說：『誠然，一個中國人一天有一百文就可以生活了。』雞蛋四個銅子一只，就買了幾隻。走進成立大會會場中去看，似乎還沒有開始，桌子櫈子排得整整齊齊，交飾着太陽旗和五色旗，這情景宛像是所幼稚園。再往裏一探，看見一個戴金邊眼鏡的訟師似的人物，一看見我們，就笑嘻嘻的說：『請請，』一面揮動着兩手。

一回到情報部來，木村部長和佐伯少佐正要乘汽車出去，一問梅本，說是上難民大會去的。於是又到東菜市場，會馬上就開始了。有懂得日語的三個人做通譯，日語的流利確很可驚，大約從南京那邊帶來的。軍隊方面由高橋參謀作日軍的代表，致了祝詞。……大會散後分發傳單，每人派到十份光景。……所謂代表，都是些純粹的農夫，大概不會得受甚麼教育，身體頗長，顏色墨黑，臉上的皺紋很深，接取傳單的手上都是骨節，像八角金盤那樣的粗大，他們就是看見日本兵，也不像街上人那樣裝出